

陳迦陵文集

一

陳迦陵詩
文詞全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患立堂刊本

序

吾友陳其年既歿之三月其弟子萬自黎城來乃搜其遺稿編次成帙時子萬方需次未補住京師甚久數過予謀付梓武謂其年平生工儷體又詩餘獨多他非專長可無梓予謂子萬阿兄文散體固少然瓊林之枝恐未可盡棄也至於詩尤豪放感激當不在儷體下子萬聽予言因盡收以去丁卯夏以書抵予曰日者先兄遺文辱君不鄙棄其餘予得盡載以去敬付梓人儷體已告竣矣尚有散體在君其一言誌首簡以告世之不盡知先兄者予慨然太息曰嗟乎子萬可謂不負其兄者矣其年少與陳臥子李舒章遊其持論多祖述歷下中年始窮極變化復以專攻徐庾駢麗之文其於古作者之旨未竟所能至而止然其天才高逸每序一事委曲詳盡鉅細畢臻疑近於煩碎者之所爲不知其原本史漢蓋得物之情而肆之於心者也雖片語單詞不乏麗藻大抵長卿喻蜀諫獵之遺耳烏足爲其年病哉獨是子萬於人琴既亡之後務傳其兄而後已故於其兼至之文亦不使輕兩陳根同其蕪沒古所稱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殆子萬之謂乎其年可以不死矣世之君子續學沒世以風昔珍惜之詩若文付諸後人而家無賢子弟或以覆瓿者比比也其亦聞子萬之風而知愧哉東武年弟李澄中頓首拜撰

序

先是蔣子京少集陳檢討儷體文行世謂其散體古文在季弟子萬所而無其副余企慕久之今年六月子萬自安平來保陽手一冊示余余讀之而歎曰才人之文無所不可其至此極乎夫子雲沉博絕麗敷陳藻績而尤根柢於法言淵明天懷冲澹發爲古詩而亦間形于詞賦所云元元本本灑灑洋洋固未有不同條而其貫者也詩以六義擅勝而未嘗不原於理要書以渾噩道事而未嘗或遺乎廣歌易理奇奧而彖繫文言其中每多韻語左氏淹博而排比簡練其言多屬疏通固知六經之文體製不一而窮源溯流修詞立誠總歸一致而已矣今其年先生之儷體既已上掩徐庾遠軼王駱而其散體古文亦且方軌韓歐蔑視王李殆春華秋實兼有其長玉質金相俱臻其勝者乎夫古文之難言也貌秦漢而竊其離奇既不免有生吞活剝之誚效唐宋而流於枯淡又不免有蠅鳴蚓竅之譏二者互相詬詈通爲消長學者將何所適從歟先生獨能以風人之旨發揮性情縱筆所之舒徐百折卒不詭於正以自成一家之言則亦近古之最勝者已蓋先生素淵源於家學而復取資於師友故在當時若黃門太史中舍暨次尼朝宗諸君子既相與稱譽於前在近日則合肥長洲大冶暨阮亭慎齋諸名公尤相與推許于後學必有本名副其實而先生之文于是乎必傳矣夫萬籟齊鳴總原于太虛衆音俱舉不易乎鍾律先生之文屢變而不離其宗通出而同底于妙亦若是而已顧余於此獨有感焉憶昔

平遠追陪卽席分賦京華晤對握手言歡夫何執轡之慕
同變幻於廿年挂劍之悲徒縈懷于身後安能不撫遺編
而三歎也哉幸有緯雲子萬爲之京京少南耕爲之友庶
幾香山百卷不憂付託之無人子美多才不致荒燒之抱
痛則先生爲不朽耳顧先生之不朽者自在而余特低徊
今昔爲牽連書之者如此武陵胡獻徵撰

陳迦陵文集目次

卷一

宋楚鴻古文詩歌序

王西樵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王阮亭詩集序

孫豹人詩集序

俞右吉詩集序

劉沛玄詩古文序

陶水修詩集序

葉九來詩集序

許澈石詩集序

許九日詩集序

方田伯詩序

侯碩膚詩序

李延公詩序

石汀子詩序

張孺子詩序

徐唐山詩序

蔣冷生詩序

水繪園修禊詩序

四弟子萬詩序

小三吾倡和詩序

杜輟耕哭弟詩序

王惺民北游草序

卷二

董文友文集序

蔣慎齋文集序

朱幼安集序

王西樵炊閣卮語序

蝶庵詞序

青堂詞序

任植齋詞序

詞選序

周文夏稿序

路進士詩經稿序

陳石書姜子嘉制藝合刻序

卷三

吳子班讀史漫衡序

錢礎日史論序

毛馳黃韻學通指序

皇士卧遊記序

金陵遊記序

歷陽遺音序

百愚禪師語錄序

寒松禪師指迷錄序

贈周樸園先生序

贈邑侯李蔚宗序

贈徐渭文序

邵潛夫先生八十壽序
贈蔡孟昭序

卷四

與張芑山先生書

答康小范書

與蔣大鴻書

上龔芝麓先生書

與宋尚木論詩書

與方與三敦四書

與侯彥室書

答湯靜文書

上崇村梁大司農書

上宋夢天總憲書

與王阮亭先生書

與王阮亭先生書

與田梁紫書

卷五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先府君行畧

敕贈時大孺人先庶母行畧

吳湛傳

許肇麓傳

馬羽長先生傳

邵山人潛夫傳

吳姬扣扣小傳

中憲大夫嵩少冒公墓誌銘

新安戴處士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表

卷六

樂章議

文杏齋記

依園遊記

重修芙蓉寺碑記

醴泉記

戴務旃歲寒三友畫記

祭姜如須文

祭王西樵先生文

周壽王俞恭蒞二子咏懷詩跋

東溪修禊卷跋

補附一卷末

和松庵稿序

筠廊偶筆序

留都見聞錄序

陳迦陵文集卷一

宜興陳維崧其年誤

嘉定陸元輔翼王

餘姚黃宗義梨洲

如皋冒襄辟疆

商丘侯方嶽叔岱

宋楚鴻古文詩歌序

弟 維岳緯雲 叅閣

宗石子萬

男履端

姪 淑 校

雲間宋楚鴻秋士先生長君而尚木轅文諸先生從子也年十五浩博瑰麗古文詩歌下筆數千言一時文人學士艷稱之今年余來雲間秋士先生館予幸舍盡出楚鴻撰著授予讀之余三復卒業尤驚其姿制風秀絕嘆為不可及也嗣是同人衣冠之會邸舍之集靡不與楚鴻偕一日同雲徐合皓雪已舉諸君高會於子玄之宅予時心手既調景會適爽聲伎未奏仰而賦詩葢有好將陌上河邊粉持贈香奩咏絮才之句為子玄新聘茂度用相調謔無何楚鴻伸紙染翰揮洒絡繹其卒章日夜深宴罷客將歸一聲畫角城邊雪則又運如鳳鳥之斜飛格比遊龍之初迷洵惠連之絕伎羊孚之佳作矣楚鴻勉之士不幸涉身戎馬廁跡離亂悲身名之未立念馳驅而無從銷歇風雲沉挫上靈君子聞而悲之若夫景物相牽天機偶兆網繆瀾岸之篇悵惘河陽之作倘亦文人所不廢太上所難忘歟然而偉長淡泊卒全身於黃初之間安仁乾沒寃靡軀於太康之末余為世里楚鴻甚殷不徒以其文也況楚鴻家

有門風初桐才子秋士尚木轅文與陳李兩君同堂接席

漁獵墳典搜揚風雅爲神宗以來著作之魁楚鴻又以年少名家闡明宗旨是豈新豐邸宅可語於宮殿之敞麗北里歌舞漫擬於燕趙之橫陳固已被此聲華推爲領袖矣至若一門羣從則有旣庭右之疇三異地齊鑣河宗子壽連牀並響漢鷺八歲已有子敬飛白之奇唐鷺三齡顏露子晉吹笙之概異日者開天祿啟石室釐房中之曲定東閣之書蘭臺諸宋雍容顧盼於其間吾知楚鴻願爲封禪書不作羽獵賦願爲郊廟樂不作委巷歌也余言雖狂楚鴻必將前席而聽矣因憶向者余亦年十五李舍人過陽羨余出昭君曲示之徘徊歎賞不去口實旣又飛書會稽陳黃門實有潘江之目今者溥游雲間辱秋士尚木兩先生披懷投分適館授榮追思陳李已不可得今因撰楚鴻序而蟬聯及之亦以見年歲之不可追而東平之樹蓋山之泉爲可惜也若楚鴻之及鋒而用凌厲無前余樂得而稱道焉

王西樵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十笏草堂辛甲集西樵王先生詩也先生先有十笏草堂詩集後則有南徐游覽詩暨西湖竹枝詞茲俱不載所載者自辛亥訖甲寅才四年爾維崧讀旣卒卷作而歎曰凡詩之有編年也詎不尚哉夫人之年境不同時而遭遇亦不一轍論世者考其年境以悉其遭遇而因以見其人之生平則百不失一衛叔寶正始名士渡江以後輒復百端交集謝太傳云中年傷於哀樂正賴綠竹陶寫杜少陵遷徙白鹽赤甲間而灑西東屯諸作益復沉鬱頓挫于瞻動遭口語黃州儋耳詩歌筆勢冠絕平生俯仰年境正復闌人筆墨事西樵先生此辛甲四年來倏而作官禁近倏而出使西陲倏而揚旌宛洛倏而對簿幕府倏而橫羅吏議幾與家人不相見倏而覆盆得白扁舟南下父母兄弟妻子握手如平生驩故其詩歌哭無端啼笑不一非阡非陌若斷若續中間如飛狐太行之險譎礪礪滑臺之曠衍以及章華遺殿銅雀故臺峽猿嶺鳥所哀號遷客羈人所愁歎叢祠廢驛古戍殘城與夫人世間一切可驚可愕可悲可喜之事無不於此四年見之故先生之人益如衛虎謝公而讀先生之詩亦如讀浣花坡公二集嗟乎瞻言節物豈獨先生即以此之不肖自陸地來亦四更辛甲矣中間自少而壯屈指疇昔感慨爲多懷歲月以悲來悵流光之不再知不獨先生辛甲集爲然也

王阮亭詩集序

昔者孟子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所謂詩亡何歟說者曰王室既東文武道缺一時懷文善諱之匹士類不能雍容恬雅以悟其君王蓋激烈之義多而變風變雅出焉詩之所以亡也吾以爲不然子所謂詩亡非作詩者亡而作詩之教先亡也溫柔敦厚則詩之教也關雎葛覃鹿鳴天保諸章亡論已平王以後其民流而多思悲愁儉嗇而不踰乎禮身雖告哀乎幽岐景亳之情未嘗一日離於懷也則猶未常一日離乎詩教也板蕩之世乃重傷之矣山崩川竭雷電燁燁配天之業不祀而明堂之位忽諸君子謂此其世可以史而不可以詩夫董狐倚相左丘明諸賢彼其才非遽遜於雨雪之征夫草蟲之茂婦也詠歌而悼歎之亦風人之致也惟是身經喪亂忍視爲越人之關弓而政教束濕難託於春人之助相不得已而以編年紀事之體沒其出風入雅之才而詩於是遂亡詩之亡也國家之不幸也貞臣誼士之所不敢出也勝國盛時彬彬乎有雅頌之遺焉五六十年以來先民之比興盡矣勿渺者調既雜於商角而亢戾者聲直中夫鞞鐸嗷哇唯殺彈之而不成聲夫青綵白馬之禍豈侯景任約諸人爲之乎抑王褒庾信之徒兆之矣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被服典茂其爲詩歌也溫而能麗嫺雅而多則覽其義者冲融懿美如成周極盛之時焉吾聞君子欲覩世故先審土風故大夫作賦公子觀樂賸賸所掌蓋其慎之今值國家改玉之日郊祀燕饗次第舉行飲食

男女各言其欲識者以爲風俗醇厚且夕可致而一二士女尚憂家室之未靖閑衣食之不給焉阮亭先生既振興詩教於上而變風變雅之音漸以不作讀是集也爲我告採風者曰勞苦諸父老天下且太平詩其先告我矣

孫豹人詩集序

余少讀詩則喜秦風每當困頓無聊時輒歌騷鐵以自豪也繼又自悲悲而至於罷酒厥後讀楚辭傷其詞義悱惻不自振振又輒掩卷而嘆夫南風之不競而章華鄢郢之鞠爲蔓草也詎必於子蘭鄭袖諸君卜之乎抑於離騷九辨之哀風規之矣以故讀秦風楚辭二書知蘆氏與而辛氏廢也且從人之難與衡人較也心知其說不敢以告人余世家吳中吳中諸里兄弟能歌西曲尋陽諸樂府耳烏衣青溪之地被輕絃而謳房中曲者其聲靡靡不足聽也卽向者綿駒王豹之徒所罵爲不值一錢矣夫聲音之際抑揚抗墜之間其關人性術者豈微渺哉故余與都人士相見則必稱詩遇博徒賣醬屠狗販繒諸目不識五字七字口不嫻平上去入者亦必強之使歌歌猶詩也歌焉而其人一生平悲愉可喜飲食格鬪嬉笑怒罵不平有概於中一切於歌焉見之人顧可以不歌乎哉今年來廣陵與秦人孫枝蔚歌詩枝蔚秦之焦獲人甲申李自成作亂孫子結同里惡少年數十人殺賊天陰月黑失足墮土坑中追者垂及屬有夭幸得不死後脫身走廣陵學小賈則已傾廣陵諸中賈稍學中賈則又傾廣陵諸大賈孫子學中賈之三年三置千金諸大賈日以肥肉大酒啖孫子孫子益飲啖自若旦日出揚州北郭門而鳴箏貼履之相隨屬者踵相接也一日忽自悔且恨曰丈夫處世既不能舞馬稍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至輟觀學富家兒爲於是自秦隴迎其婦來而僦居於揚州之董相祠

旁閉戶日讀書問爲詩而自曼聲以歌孫子既歌詩而家漸落詩益工歌益甚而家乃益大落人或咎孫子孫子益行歌不輟也曰爾曹何爲者今年孫子年四十餘髮耗然白張目不聞者如幾嗜飲酒召之飲則無不飲若忘其年之將老而身之爲客也然猶時時爲秦聲其思鄉土而懷宗國若盲者不忘視瘖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勢不可耳孫子詩數十卷名旣堂集旣堂者卽董相祠旁孫子僦居處也詩不云乎誰能烹魚旣之益鬻孫子之以是名其堂也其猶秦人之志也夫昔人云吳音妖而浮余吳人也愧不能詩然竊附於延州觀樂之義因書以報孫子爲旣堂詩集序

俞右吉詩集序

嘉禾爲吳越之衝邑巖而偏勢所必爭甲申乙酉間天下風塵起禾中人士流離感慨棄其諸生者甚衆余蒞往往聞俞先章右吉云右吉倜儻好奇負大畧居恒意氣激揚自許管樂然性沉毅遇王公貴人時或滑稽任誕佐以排調當其處儕輩締生死交出肺腑相示懇懇如骨肉也誠非偶然者今年維崧客遊禾流連五十日越日必過右吉談右吉居東門外某氏園面大河背崇墜絕不聞道上車馬聲暇則飲於朱公子家樓朱公子茂昉者亦維崧友也時與酒徒數人醉後大呼脫帽擲地一時皆以爲狂生在生雖維崧與諸公亦以爲吾非狂誰當狂也一日右吉出其所爲詩令維崧歌之維崧曰是何其音之婉而且哀徘徊而至於傷乎彼都離黍之遺耶吾爲之陳王風又曰有是哉聲之儉嗇而質直逼促而不能以終日乎是山樞蟋蟀之俗也其風也近於魏旣曰哀傷而卒底於和促直矣不至於往而不返高凉感激自相勞勗是爲車轡無衣之餘風焉秦者大也吾知其爲秦維崧三歌詩右吉三太息曰甚矣子之審音也向吾有感於宗周之淪喪太平康阜之不可以復見也吾是以近於哀也旣而悼賢人之奄逝悲節物之不居吾是以近於直哀也不離於思也直也則猶可圖也吾是以屢變而屢上焉今吾子諧商應呂移陰易陽雖天下之善樂孰有過於子乎又一日任生元祥問崧曰今越中賢豪長者大畧可見矣醫卜雜技黃冠屠販如陸圻蔣斐朱茂昉茂潤徐繼思之流往往而是矣彼俞

子者何以稱焉余時被酒跌宕漫應曰是人者長不滿六尺吾聞晏嬰短小乘駟馬高車天下且定世事未可知是人也吾知其起而爲相矣

得左氏之章法而出以變化魚龍曼衍之舞固不礙其升歌象管也 吳梅村先生

劉沛玄詩古文序

今天下能文章善詞賦非所稱文人才士哉然而遭世嘗議與物鑿枘遇會蹈機動而獲咎典思事故實亦有三一者標致誕逸神智曠邁接引聲勢抗立崖岸楊子勿慙狷之傷杜周甫峭激之累二者詞氣英俊姿制清綺藻自才鋒了非依傍耗歲月於藩溷棄形骸於土木一篇之工萬事都廢三者揮斥世資或溺於靈體擬宮殿則般輪集於鉛槧形狀歌舞則牙涓轉於毫素莫不炫等空花幻同海東盛憲於以天其年命王勃於以絕其榮華以是三者瑕隙所攜行路見尤輕華之譏里閭不齒至於紆青拖紫之彥剖符分竹之人愈相駭愕每加離異吾友梁溪劉子沛玄所謂文人才子者非耶年均終賈才踰崔蔡一門昆季如震修廖丹敦白出蒼諸君莫不懷文抱質有漢太學五劉之譽沛玄又溫厚淳謹推誠結納與人涉物無間燥濕是其人宜能作渭水之賦而轍轢不類於敬通賦零雨之篇而幽憂不擬於正長也乃今客遊西洛者兩瀾月日與二三布衣兄弟歌嘆辛苦鋪叙清婉錦台諸公深相玩美僕雖疎傲滋愧不如嗟乎沛玄抑僕所云文人才士三者之爲累也人亦有言窮而後工劉生劉生今雖少失意非終窮也然則以所爲工沛玄終當任之以所爲窮僕亦何多讓焉

陶水修詩集序

雲間陶孝廉水修江表鄉校吾丘也淹博絕麗搜剔風雅尤工爲歌詩與余邂逅吳越間往返酬酢相驩若肺腑云客遊日久諸名雋善詩者往往謬謬鄙人論次以行世一日陶子酒酣顧謂僕曰古者大夫相見稱詩以見志吾子評騭時彥核矣盍爲我言之維崧遠巡謝曰僕不敏罕所知識其敢附於季子雖然子固余之嬰僑也庶幾一楊花焉夫詩六經之一也饗祖禰而和神人君子取其聲焉古者采之井曰被之祝故泗磬嶠竹銖黍靡差聲患其溢也託之於情情患其格也諧之以器自漢魏以來器亡而聲亡矣聲所以至今存者則猶賴夫小夫匹婦之情誼士端人無忘諷誹流連遠會忠厚以生雖有陰陽不廢昆蟲之鼓躍雖有君父不禁臣妾之思哀深其一遣告我匪他豈祇三事大夫責乎廁就屬而誦太平吾甚有冀焉矣吾與子生於板蕩之後時命低悒難以自靖服膺小雅養其中和將不得爲文武豐鎬之民歟寧以王風終也陶子曰子之立論斐然有裨鑽仰然他人之訾議者又有辭矣曰詩尚華卓而若輩之聲正以則詩尚性靈而若輩之聲倫以要詩尚質樸而若輩之詩麗以博繁以悲子何以弭其謗詆毋乃謂二三子實應且憎維崧輾然笑曰是所以爲二三子也今夫八音胚胎於黃鐘四氣渾淪乎太簇豈絲竹調夫宮徵而華木謬夫伶倫乎然而清廟之中或列之堂上或陳之堂下者則輕清重濁實其宜也異哉若輩之言詩吾見其往而不返者此聲也又安望其如抗如墜壘累

焉貫珠陶子聞之太息曰甚矣哉陳子之審音也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而後禍患作吾將以子說詩上之輶軒入之
土風庶幾道人采焉

葉九來詩集序

余兒時則已識鹿峯葛瑞五先生憶是年實爲庚辰余之
來鹿城也以張受先禮部故是年西銘太史初歿天下文
士知與不知爭集於婁余隨金沙周先生來則日與瑞五
暨呂石香柴集勲徐惠朗諸子游置酒樓船臨流作賦樓
組飛於前簫笳競於後麗靈旣匿繼以華燈城闌未開華
騶已駕當是之時忽然不自知其樂也無何邦國淪胥張
周兩先生相繼歿石香集勲惠朗亦零落盡余益再過
鹿城而瑞五亦已將老矣葉九來者集勲瑞五之高弟也
年少負盛才爲人編何善使氣目光閃閃若巖下電酒間
譚說聲如洪鐘余嘗於棘闌中漏下四鼓聞有呼於明遠
樓前者私語同舍生此必吾九來已而果然其編何善使
氣類如此鹿城三吳一都會也多鐘鳴鼎食家而葉氏爲
冠自其尊府君白泉先生者著年碩里掩映江左一門羣
從如喙初子吉兩君先後成進士子吉又以高第爲天子
侍從臣當是時也鹿城葉氏華要甲天下九來居平獨益
脫言曰大丈夫富貴吾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年壽耳吾鳴
箏貼屣旦晚而遊於鳴珂狹斜間猶不失吾游閒公子態
也以故九來於里中頗多狂名然其自喜日益甚一日者
余與得仲古晉諸賢相遇於桃葉酒家九來適至余拍九
來肩而語曰九來九來宋大夫之玉釵羅袖天下莫不聞
矣淳于髡之羅襦薜澤臣心已最驩矣登牆而望者三年
於茲子豈無意乎會石衛尉家歌舞有屬意葉生者陳生
故爲此言挑之九來恐諸人聞餘語亟以他語亂之日子

慎勿妄言且爲我序詩陳生歸遂述吾兩人交游本末并
及九來之生平作一序以報之雖然向者桃李凌酒家所
言九來豈忘情哉

許敦石詩集序

余家陽羨距潁陽不百里而近申面之際江南大殺傷而
桀黠奴之變作潁陽潁姓者彭氏家人子也旦日大置酒
會其屬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天幸乃有今日則相
與揭竿起困辱其主人白晝橫刀市上乘風縱火延燒數
百餘家後省會悉發兵捕獲潁姓者磔之夷其家又數年
余過潁陽潁之長老泣爲余言曰使許使君爲令時得再
展一月此輩無噍類矣何至有今日許使君者諱某號敦
石楚之漢陽人丁丑進士筮仕潁陽令模減邑中大猾十
數將次及潘氏子會使君去卒解後歷任數邑稍遷至延
評官其發奸摘伏皆此類庚子余讀書東臯邂逅許先生
暇日從許先生遊先生被酒跌宕目光閃閃如巖下電醉
後拍張而舞鳴咽爲楚歌庭中栖鶴盡起星搖搖欲墮者
大於斗壁乎許先生此豈酒人哉先生既蚤年擢高第意
氣真豁盛欲有所顯白又時會輻輳功績爛然自謂且暮
可效於天下而王迹既熄文武道衰京室不綱往而中蹟
可慨也不得已託之於雅頌見之於謠歌命旨遙汲漢文
主諫然其間幽峻景毫之恩每飯不忘也一篇之中三致
意焉蓋許先生囊所爲詩而目之爲詩意云億余十四五
時學詩於雲間陳黃門先生於詩之情與聲十審其六七
矣今先生又告我以意我且將噴望洋哉抑余聞之夫言
者心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故劉勰有言曰爲情造文要約
而寫旨爲文造情滌麗而煩溫然則維情與聲舍意則吾
將安做許先生之教猶之先師黃門之教也余讀先生詩

大抵風雨內激馳華外宣不陷不阡非途非路序性情則條暢之辭少而危惑之感多論涉歷則誕放之旨繁而整練之作寡一曲未終絃摧柱折夫人則孰無情乎均處沸鼎之中同在折若之上誼不存於撫掌事有甚於替肌而飲食筴言硯焉人面神仙酒色極意荒溢此非有異乎人之意也夫意則不能以代爲之也許先生之詩先生之意也許先生不盡寄之於詩而寄之於酒又寄之於任誕曼歌亦先生之意也不寧惟是卽向者在潮陽時鷹鷂疾惡此與古株林巷伯之意豈有異哉會先生屬余爲先生詩序若僕又何以序先生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則猶之乎先生之意而已

許九日詩集序

余未與九日交則已讀九日詩詩皆清剛蕭瑟辛切俛俛余雅相嘆慕以爲其源出於小雅及讀崇禎宮詞至六宮盡道江南好無那君王不肯行則又爲徘徊數四雖古家父老伯何以異此戊戌秋余過婁上吳祭酒譙余於梅村賓客攜集座中一人簡默而飛揚祭酒顧余言曰子亦識其人乎此卽所謂許九日也余越席而揖因與定交去庚子春余再過婁上思一晤許生或有謂余曰彼許生者高陽酒徒耳且生平多博徒賣漿者流子慎勿過許生卽過許生許生顧不在也余過許生許生果他出少頃許生從東來揖余而入門不容旋馬與之語慨慷豁達絕有國士風余聳然心異極知九日非常人也八月間秋深矣許生陳生復相聚語於金陵兩人之來金陵非兩人志也且兩人之來金陵俱非以詩故然兩人遇則相與言詩卽來金陵仍言詩許生謂陳生曰今天下知兩人也則皆以詩哉然天下誰真知兩人者子曷爲我言之昔陳思王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耶今者不言臣雖恨於君亦無可如何也子曷爲我言之因示以詩且命之序陳生曰微子言余將一爲論之矧重以吾子命哉夫詩莫盛於今日亦莫衰於今日惟極盛所以爲極衰也數十年來陳黃門虎踞於前吳祭酒鷹揚於後詩學復興天下駭服盛言詩矣然上者錦冠劍美車騎遨遊王侯間次者單門窮巷之子竊聲譽傳酒食沈約江淹割裂幾盡甚者銅丁花合刺刺不休焉求其涵咏乎性情神繫于治術纏綿婉篤鼓動飛潛何未

之概見也若吾子之詩則前者未與吾子交稔之審矣是奚所得今日言雖然陳生言之天下人聽之猶之乎以許生序許生也以許生序許生幾何不疑其鬻美也則且爲之奈何

方田伯詩序

皖桐方田伯密之先生長君也歲己卯余識先生於金陵先生與處士公稱莫逆交猶記一日者處士公他出先生過訪於金陵邸舍余兒時從屏間竊窺之猶昨日常是時秣陵全盛六館生徒皆一時名士竊之先生衣統縠飾駟騎鳴笳疊吹間雅甚都又以四郊多壘尤來大槍之寇薄於樅陽者歲輒以警告以故先生益慷慨習兵事堂下蓄怒馬集黠奴之帶刀劍自衛者出入常數十百人俯仰顧盼甚豪也曾幾何時而先生則已僧服矣先生之爲僧於長干也暮常過竹關從先生游時田伯亦在關中崧再過竹關而先生念崧故人子必彊飯之飯皆粗糲半雜以糠粃蔬菜尤儉惡爲貧沙門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噉自若飯輒盡七八器迴思金陵時時移物換忽忽如隔世者噫可感也先生既隱於僧田伯兄弟益作苦單衣短褐往來燕楚吳越間燕楚吳越間人多憐之然田伯兄弟力學益日甚庚子秋余與田伯別三年矣一日田伯以書屬黃子俞邵曰不腆敝帚子其爲我索陳子一言并致書陳子索之者再陳子卒讀方子詩喟然嘆曰嗟乎方子以彼其才使當漢武時吾丘鄒枚何足道哉方氏既爲皖桐望族貂蟬簪組掩映天下而田伯祖父又皆豐功偉業光照竹帛一旦陵谷變遷方氏一門爲世所忌諱義類怪物密之先生又轉徙豫粵隱忍無窮時然其里中兒黃金橫帶者又比比然也以方氏論即使能治田園生產如中人家田伯之才已不可及況又能工文章殫思慮以自表見哉居

恒歎古今人不相及今觀田伯何恨也方氏兄弟三人長卽田伯其詩已刻之俞邵選中今所爲序者是次位伯爲人側儻負大節精於天官姑布子家言生平不多爲詩故不及序其詩三曰素伯余最愛其才別有序

侯碩膚詩序

侯公子碩膚僑寓湖上居無何囊中數千金立蕩盡當事故人卒無所緩急贈遺郊勞之禮缺如公子率未嘗邑邑不自得猶嚙嗜自豪也蓋意氣不少落云陳生者東吳之鄙人也亦游錢塘素與公子善且居又相近公子暇則過陳生游因出其詩數十數卷音節涼直絕於盧劉也自言世籍北平才性誕放家本尚主少時出入兩宮肺腑聯蜚上一門之內丹朱其轂者數十人十一補博士弟子員十六側襲執金吾聲勢烜奕擬漢之大長公主家數年以來宮殿煨燼世事潰決自昔清河戚畹之宅富平小侯之家莫不流離戎馬輾轉販掠而僕獨以患難餘生涉甌粵過齊魯背親懿去墳墓幽憂遷擣至今尚存然則予今日之弄文墨戲翰籍非得已也嗚呼豈真非得已也公子言未竟陳生起以一卮酒爲公子壽曰公子無多言公子本末至今日而何敢言也且是又奚待言猶憶甲申乙酉間先君以黨人獄株連鈞鉅幾不免皖城手公子暨尊甫先生周旋推挽爲城門校尉之計者倍至當是時公子幾殆公子縱不言僕豈須臾忘之耶公子雖失意然尊甫先生尚宦粵公子又壯盛顧盼英偉雖暫隱約非長貧賤也僕不幸罹於大痛新廢喪我兩根矩孤露之悲盛孝章永年之歎追思時命何以久長流覽曩稔祗堪下涕灰釘可期榮華遂絕公子尚以僕爲人哉思智危惑才術蕪穢發幽伸祗茫然若惛聒與公子述其辛苦已爾